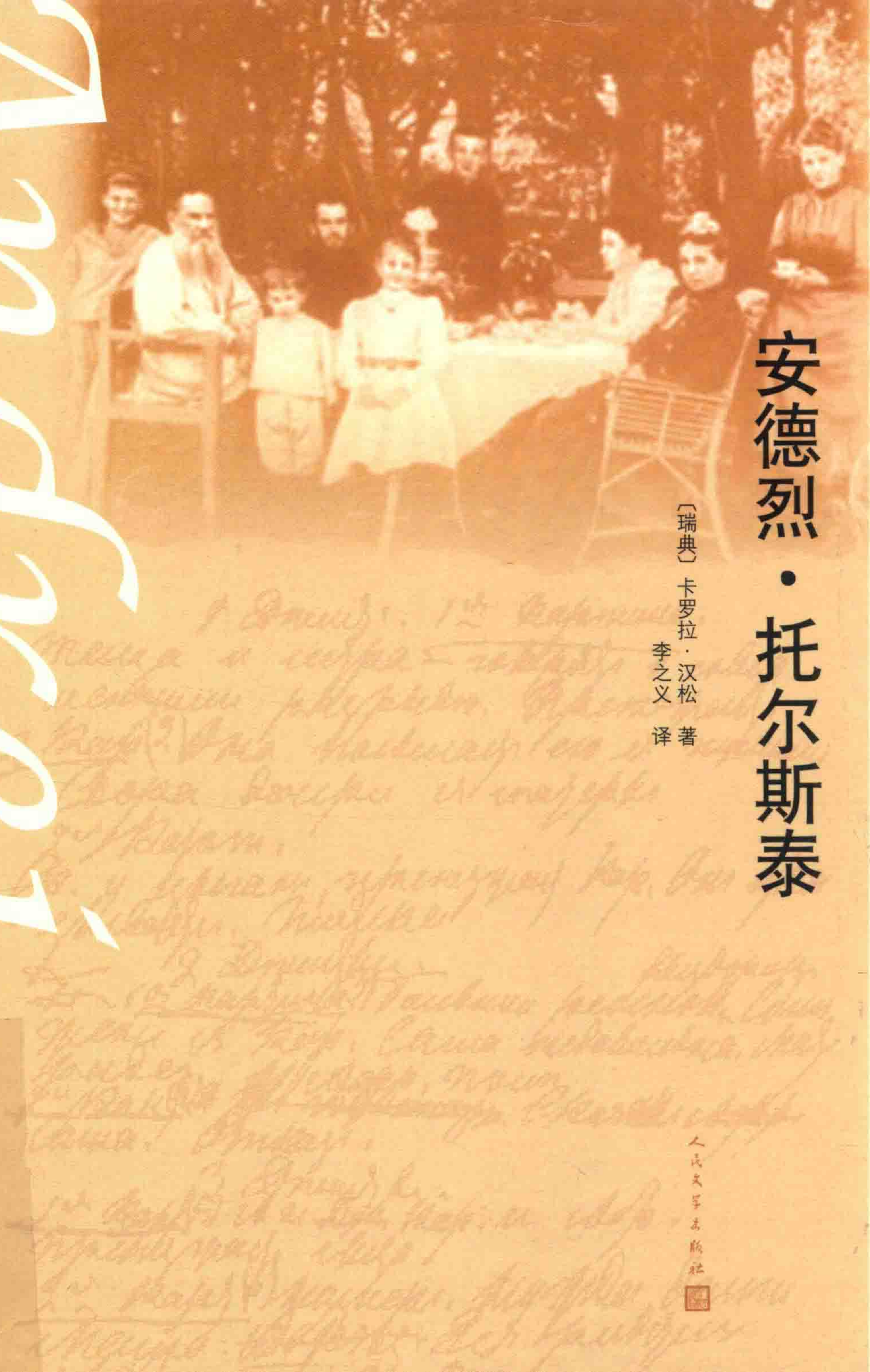


Anna Karenina

# 安德烈·托尔斯泰

〔瑞典〕卡罗拉·汉松 著  
李之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warer

安德烈·托尔斯泰

〔瑞典〕卡罗拉·汉松 著  
李之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1503

Copyright © Carola Hansson, 1994

First published by Albert Bonniers Förlag, Stockholm, Sweden

Published i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Rights, Stockholm, Sweden and The Grayhawk Agency.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Swedish Arts Council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德烈·托尔斯泰/(瑞典)卡罗拉·汉松著;李之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698-0

I. ①安…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传记文学—瑞典—现代  
IV. ①I53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1993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李丹丹  
装帧设计 柳 泉 吴 慧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页 2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698-0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序 言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去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发仪式。当年文学奖的获得者是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但是他没有亲自到场领奖。然而给他的颁奖辞使他的灵魂在讲坛上空飞翔，使他像自己长篇小说里的一位人物那样亲临现场。这次活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到家里以后我马上阅读《日瓦戈医生》并决定学习俄语，也慢慢开始接触俄罗斯文学，后来俄罗斯文学成了我学术研究的主业。然而我一直没有深入研究俄语，却千方百计从事文学创作——我自认为是对俄语的一次反叛。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故事和戏剧作品，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和精神领袖。他是和平主义者，反对暴力。他信仰上帝，但痛恨教会，政治上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通过新的宪法无法根除社会不公，而只有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做到。世界通过爱才能变得更好，他的信条是——不能仅仅遵循耶稣在山上布道的内容，还应该从佛教和道教获取灵感。托尔斯泰喜欢引用老子的观点：



生活节俭、天人合一以及与邻为善。这些都是人们乐于信奉的。托尔斯泰不仅受人爱戴，当时还被视为某种先知。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人们有理由说，在他那个时代，俄罗斯有三大权力中心：沙皇、教会和列夫·托尔斯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曾多次去俄国旅行，访问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个位于莫斯科南二百公里的庄园，托尔斯泰和他的家庭曾生活在那里。我被那个美丽的地方深深地吸引，时间在那里似乎凝固了，如果说我似乎看到了年迈的托尔斯泰带着几个学生沿着林荫大道走下来，隐约看到远处水塘和游泳更衣室旁边的孩子，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如果说过去我喜欢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和故事，那么此时我被人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所吸引。回到瑞典以后，我深入研究能找到的各种传记素材，阅读大量的书信、传记、当事人的陈述、回忆录和日记——那里的一切都让我着迷、入神。

强烈感染我的是，托尔斯泰一家人以某种奇特的方式生活在现实与诗境交融的世界中。在这种交融的世界里，生活本身不仅构成创作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又被作品所影响和创造。人们不仅写日记——还互相传看和讨论所读日记的真实程度。像绝大多数作家一样，托尔斯泰也从周围环境获取灵感。

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大量使用自己的资料，特别是自己的日记。但是令人称道的是，他的作品反过来也塑造了现实。比如在《家庭幸福》这部作品中他就细致地描写了他同自己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相恋的过程。他描写了订婚、结婚、婚后最初的岁月以及后来出现的问题。他写的一切都与现实相同，使

用的语言都来自自己的日记——奇怪的仅仅是，作品的内容发生在他们相识几年之前。这一点显示出，托尔斯泰不仅在自己那个年代是一位先知，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是如此。

托尔斯泰一家有过十三个孩子。其中五个很小就夭折了，长大成人的八个孩子当中三女五男。安德烈是这个家庭中第九个孩子。我所以对他感兴趣有几个原因。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人物，他比其他任何一位兄弟姐妹受父亲家长制思想和先知权力的影响都大。托尔斯泰写过一个剧本，名为《活尸》，一个人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最后被迫自杀——这是安德烈的父亲、作家认为唯一可以进行道德自辩的一个情节。安德烈知道，他自己就是剧本主人公的原型。我确信在他一生中采取的很多行动都是为了抗议这种先知和预言。我所以要写关于安德烈这部小说，另一个带有更深个人色彩的原因是，安德烈有别于其他家庭成员，他从来不写日记——这使作为作家的我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发挥的可能。除此之外，不写日记也使有关他个人方面的情节安排会更加灵活、自由。

卡罗拉·汉松

# 目 次

序 言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71
第三章 .....	233
译后记 .....	351

# 第一章





# 1

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片陌生大地上的天空与他童年时的亚斯纳亚一样，布满繁星，黑得令人害怕。

他感到心一直在激烈而又不规则地跳动，发现双手在颤抖：就在几分钟之前，就在火车重新启动和最后一声汽笛鸣叫之前，在一片黑压压的士兵斗篷中，在熙熙攘攘的躯体、苍白的面孔和闪亮的金属片之中，他似乎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啊，就在人头攒动的车站出口处，他好像真的看到了父亲——尽管他心里明白，此时父亲在几百公里之外。真像从天而降，父亲一下子就站在那里，一只手紧紧抓住那个易碎的木围栏，另一只手拿着那顶浅灰色毡帽。尽管父亲所在的地方与他成功挤上的那列火车之间相距遥远，他似乎仍能清楚地看到那微微的驼背、深陷的面颊，斑白的两鬓清晰地被黑色的羊皮大衣反衬出来——他也看到，父亲那明亮、刚毅的目光对着他，带着他熟悉的父亲所有的深深的蔑视和慈爱的表情。有一瞬间，他觉得父亲挥动帽子向他致意，特别奇怪，那姿态似乎更多的是欢迎而不是告别。

他突然想起几周前那个同样漆黑、繁星密布的晚上，父亲把他送到图拉火车站。父亲那时应该处于怎样奇妙的精神状态下

啊！——他现在震惊地想到。

父亲对他的决定是多么深恶痛绝！杀人，参加战争，还美其名曰保卫祖国——他不是经常听父亲这样说吗？——违背父亲的信念。啊，他的父亲甚至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向他表示，不幸当中的万幸是，他，安德烈，作为传令兵被打死的风险很大，而他自己射杀和打死别人的机会很少。

尽管最近一年父亲在信中反复强调，儿子对他是多么重要，他很爱他。

父亲在图拉火车站时不是兴高采烈吗？他记得父亲张着没牙的嘴对着他微笑，不止一次笑出了声。他甚至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这亲昵的动作几乎令他，安德烈，大声哭起来。

“当然，”他继续想，“父亲仅仅把我送到图拉。没有再远送，没有最终送到我的军团驻扎地坦波夫，那里是我最终开拔上前线的地方。”

不过，难道我希望这样吗？

此时火车已经接近奔萨。明天，最迟后天，他们就将穿过萨马拉（古比雪夫）西部辽阔的草原，随后就是那座城市，最后到达东边二十公里处曾经属于他自己的同样辽阔的土地，童年的时候他在那些地产上度过很多夏天，猎兔、骑马、住帐篷，喝热乎乎的马奶，吃有新鲜水果的野餐，不过他对那片贫瘠的土地一直没有好感，恰好在四年前他违背父愿卖掉了。经过萨马拉、乌法、兹拉托乌斯特和库尔干——三周以后，甚至更长一些时候，他们就将到达满洲里，逐渐靠近辽阳前线。他的眼睛疲倦地眨着，感到很难受。车厢里闷热，充满烟和汗腥、困顿和廉价白兰地的臭味儿，在此之前他曾经体验过这种令人恶心的感觉。此时这一切又以某种自然



的、完全不可思议的形式凑在一起了：难以忍受的拥挤、苍白和长时间未刮过的脸、火车窗外的黑暗、害怕又庆幸的复杂心情和想到最终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轻松感。他不是第一次有这种特别和无奈的感觉，当他把手伸进军服口袋时，发现里边有一个带木槲草半碎花瓣的信封和妻子的一封信——一封没有责备而是充满温情的信，让他心里很难过，——盖上刻有主人姓名首字母的金质鼻烟壶，还有一把热乎乎、有点儿发黏的枣，这是母亲在他学会吐核后就开始安慰他用的。

他周围的人似乎都睡着了。一种深沉、奇特安静的睡眠。只有紧靠窗子的那位传令兵没有睡。黑暗中传令兵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向前看着。他尽量不让自己朝这个人的方向看。但是每一次他们的目光还是在窗玻璃上快速悄然交会时，他觉得对方的眼睛里仿佛有一种审视的目光，一种好奇，让他感到害怕又迷惑。

这个陌生人想对他怎么样？

他突然感到他仇恨他，还有厌恶。啊，他实在是讨厌这个陌生人！这个荒唐的有点肥胖的下级军官有着打过蜡的胡须、大鼻子和圆鼓鼓的肚子。不仅是这个下级军官，他还讨厌其他所有的人。所有这些陌生人似乎都能从他的脸上读懂他竭力掩盖的东西——他们明显能看出他是将被打死的人之一。他将是暴尸战场上的人之一，他的尸体将在炽热的阳光下变黑，腐朽，慢慢分解。

这就是他此行唯一可能的目标。

啊，这确实是他唯一的愿望！

## 2

在晨曦中他看到草原逐渐显露出来。不远处隐约出现了一个帐篷村的轮廓，几个男人蹲在一堆火前边，地面的一根木桩上拴着两峰骆驼。潮湿、闷热的车厢里吹进一股异味儿，他过去从来没有闻过的又酸又臭、令人恶心的气味儿。

“我在这儿干吗呢？”他茫然地想。

“这是一股什么臭味儿？”

他把军帽拉到眼睛上，万般无奈之下他试图睡个觉，免得眼前再现刚才父亲的身影——也不再想父亲在图拉的笑声。不再想父亲那不明不白的笑声和出人意料的温情举动。

他很担心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担心自己控制不住感情而不知不觉就哭出声来。

他担心年迈的军官们认为他荒唐。

荒唐和软弱！

正如在坦波夫他看起来的那样——与母亲和弟兄们告别的时候，他泪流满面。

他突然生起了无名火。

“父亲还是应该在那里！”他想，“当然，应该在！”



父亲的笑是不是也以某种不悦的形式提醒他与那部剧作有关系？

关于父亲那部剧作——已经折磨他多年的讨厌的剧作！所谓折磨——不仅从四年前父亲完成那部作品以后，在八月末一个最沉闷最压抑的一天读给大家听的时刻，实际上早在父亲着手创作时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他气愤地想。六年，大概七年吧？肯定是七年——啊，从莫斯科那个阴冷潮湿的除夕之夜开始，他似乎觉得时间完全凝固了，当时父亲和他，在午夜前个把小时，可能就在大家举杯同祝新年好之前，正好楼上大厅里有片刻时间他们俩有机会单独在一起。

此时他自己还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感觉到不幸的他是先于其他人半个来小时离开餐桌的。

当时他感到很压抑、很疲倦，想到楼上大厅弹一会儿钢琴，也不是因为他有多大弹琴的雅兴——弹琴很少能使他兴奋起来——而是因为他百无聊赖。他弹了贝多芬的《黎明》回旋曲，是很多年以前母亲教给他弹的一首曲子，他几乎还能感受到母亲用手打他的疼痛，还能听到由于他的笨拙引起母亲的不耐烦的斥责声。不过令他惊奇的是，对这种不光彩的记忆他只是淡然一笑，好像这是一件光荣、有趣的事。弹完那首回旋曲以后，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心里仍然感到很惆怅。这时候他听到身后有声音，他迅速转过身来，发现父亲坐在壁炉旁边那个小型皮安乐椅上，他有些害怕，也有些不悦。

他一直记得自己有些慌乱，想立即起身溜走，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冲动——就在他发现父亲的同一瞬间，也意识到父亲来这里肯定有意和他单独在一起待一会儿。父亲一定听到他刚才弹钢



琴,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大厅另一头小暗门进来的。

当时他怎么能确切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他怎么能确切知道是不是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让他深恶痛绝的、关于他未来前途的一次谈话呢?

他怎么能把一切都看得准确无误呢?

父亲微笑着。

室内半明半暗。仆人们还没有把灯拿进来,只有三角钢琴架上那个枝形大烛台上的蜡烛静静地燃烧着,窗台上其中一个壁灯的两支蜡烛明亮的火苗摇曳着,把长长不安的影子投向雪白的桌布和木条拼花地板。父亲跷起一条腿,这正是他准备做一次长谈的标志——但是就在他俯下身体准备开始讲话的一瞬间,真奇怪,责备的话没有出现在他的双唇上,也没有通常不满意的指责,而是赞扬的话语。

父亲确实赞扬了他的钢琴演奏。

父亲认为,他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说很久没听过用这样一种激情、这样一种悲喜交融的惊人方法演奏这首回旋曲。父亲站起来,开始在壁炉和小暗门之间徘徊,他保证说,如果他,安德烈,继续这样练习下去,他有可能会像他哥哥谢尔盖一样优秀。

他记得,这几句开场白以后,父亲开始讲他的新剧作。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自己这部新剧作。

其实——父亲随便挥舞着那只露着青筋的左手说,——其实这部剧作在他脑子里已经构思多年。啊,他说过,他在不少于五年之前第一次构思了这部关于两个男人的剧作——两个以极为特殊的方式互相联系的男人。

他咧着没牙的嘴笑着说，这部剧作要表现两个互为影像而且各方面完全相反的人。关于这两个男人——此时他激动地挥动着两个大手，——其中一个心地善良，正因为如此他才遭遇种种不幸，一生颠沛流离，在公众心目中，他不仅一事无成，还被视为一个坏人。而另一个人本性冷漠、无爱心，却过着一种无可厚非的生活，因此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说，他已经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前几幕的初稿已经出来。但是怎么样结尾，他心里还没底。

随后他沉默了，好像突然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说下去。好像他想说的事情有些困难，要认认真真地思考以后才能说出来。

在同一瞬间，他们听到楼梯有其他人的声音。父亲一惊，显得有些失望。

不过他不是迅速朝钢琴俯下身去了吗？

他没有以一种既像是命令又像是乞求的语调对他耳语什么吗？

大概是他的名字吧？

“安德烈！安德留沙<sup>①</sup>……”

不管怎么说，父亲的谈话被开门声打断了，母亲和米沙端着点燃的煤油灯走了进来。

那个晚上余下的时间，完完全全按打发其他所有晚上时间的方式度过的。

他记得母亲的兴致极好。她在一件浅蓝色丝绸坎肩上绣花，母亲讲自己童年除夕之夜的情况，让所有的人都很开心，父亲、他、

---

<sup>①</sup> 安德烈的昵称。



比他小两岁的弟弟米沙和米沙的三个同伴。她满怀激情、不遗余力地描述着流逝的岁月，尽可能积极、阳光，米沙像通常那样笑着，他的同伴，那个年轻的季亚科夫和丹尼列夫斯基兄弟笑个不停，母亲讲话一停下来，他们就提出新的问题，并不时地交换充满青春活力的目光。

他自己，像父亲一样，坐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羡慕地看着他们，对他们如此开心有点儿迷惑不解。

十二点钟的时候，仆人们送来水果、果酱肉饼、果仁。大家举杯畅饮香槟酒，只有父亲例外，他喝杏仁奶茶。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用自己的近视眼看着大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幸福。

大家互相亲吻。

大家又喝了一些香槟酒。这时候母亲唠叨仆人，因为他们忘了摆上枣子，父亲像平时那样，抱怨自己胃痛。

“父亲真荒唐，”他心里想，“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唐！”

随后他与父亲的目光无意中相遇，他突然生气了。他迅速低下头，握紧拳头，他担心自己要被气疯了，一种他可能无法控制的愤怒。他感到这种愤怒每一瞬间都在增加。他迅速从餐桌旁边站起来，说自己头痛，想回去上床睡觉，随后离开。

啊，直到现在他还记得这件事。

他确实去睡觉了。但是他在床上躺了很久都无法入睡。不是因为他气愤——其实，气愤在他关上那扇小暗门的同一瞬间，已经变成了不安，持久的不安，挥之不去。

他对某件事情的做法有一种负罪感。

他辜负了父亲的好意。